



# 相親記

柯岩 著

1934

PDG

**人物:** 于显祖——女, 20岁, 某紗厂織工,  
小名改行。

于 母——女, 50岁, 家庭妇女。

沈 林——男, 22岁, 某公园合作食  
堂服务员。

李亭亭——女, 19岁, 某公园合作食  
堂服务员。

范 客——男, 24岁, 某报新聞記者。

王处长——男, 30岁, 某区飲食业管  
理处处长。

吃飯的客人——男客、女客、小伙子。

**時間:** 1957年6月。

**地点:** 北京某公园合作食堂。

**幕啓:** 合作食堂的一角, 正面是一排玻璃窗,  
窗台上有花, 台左是大門——顧客出  
入口, 摆着許多桌椅, 但观众看不见,  
看得見的只是舞台上斜放着的兩張半  
飯桌, 收拾得很整洁。台左一門通厨  
房, 門框上貼着“非本食堂工作人員,  
請勿入內”。

于  
——

63.7.16. 1.

李亭亭正在擦玻璃，她是一个非常活泼的女孩子，热情、可爱、但很孩子气。现在她显然有什么心事，时而微笑，时而皱眉，擦玻璃的手渐渐停下来。……

李亭亭（突然猛醒）唉呀！我这是怎么的啦！（摇摇头，好象要摆掉什么东西似的）不想啦，說不想就不想！（又飞快地擦起玻璃来，还哼着歌，但歌声越来越小……）哎！唱歌也不行呵！（指点着玻璃上映出的自己的影子）咳！亭亭，李亭亭！我说你可真不象话，不想他就不行吗？（爱娇地摇摇头，影子也摇摇头）怎么，不行？唉！那就想一会儿吧，可只许想一会儿，一小小会儿……（完全沉入自己的思索中，微笑着把自己发烫的脸颊贴在玻璃上。）

于显祖上，她是一个沉静的姑娘，她父亲是旧社会一个“跑堂的”，旧社会贫困与受歧视的日子使她很懂事，父亲死了以后，不能上学，很小时就到工厂做工了。她刚刚下了夜班，衣服还没换，匆匆地走进来。

李亭亭（于显祖的脚步打断了她的思索，不快地，头也不回）现在还不到营业时间！吃饭十点钟再来！（没听到退走的脚步，回过头来）哟，是你！

于显祖 看你个丫头子，又想什么呢？你就这样对待顾客呀？（故意粗声地）拿意见簿子来！

李亭亭（不好意思了）是不到時間嘛！這又對  
啦？（跳下來拿過意見簿）給你，給你！（一  
頭扎在她懷里）你今天不提就不行！

于顯祖（撫摸她的頭髮）你呀，真是個孩子，  
告訴我，又想什麼呢？

李亭亭 什麼也沒想，什麼也沒想！……

于顯祖 沒想？（學她剛才沉思的樣子）還沒想呢！  
說說，你那個新聞記者又給你寫多少信來  
了，嗯！說呀！

李亭亭（計算）他寫了，寫了……，（突然看見  
于顯祖的笑臉）嗯，不來了，不來了，你壞，你  
壞！（注意到于顯祖在尋找什麼的眼光，狡黠地笑  
着，反守為攻）那你說，你干嘛來了，你說，  
說呀！

于顯祖（坦然地）找小沈！

李亭亭 喲！你可真大方！

于顯祖 這有什麼可小氣的？你當都象你呀？

李亭亭 我不是小氣，我……我是還沒拿定主  
意。……

于顯祖 嗯？（學她）還沒拿定主意？！（不想鬧  
了）小沈呢？

李亭亭 回來的時候回來唄！（羞她）就急成那樣  
呵！

于顯祖 我找他有事！

李亭亭（嘻皮笑臉地）當然是有事啦！

于显祖 真的是有事，你看我刚下夜班，衣服还没换呢！

李亭亭 真有事？（正经起来）那我给你找他去，  
（丢抹布给她）你给我擦着玻璃！（突又止步）  
哎！真想跟你多待会儿……，反正他在营业前一定回来！

于显祖 哟，那可不行，我还得赶着回家呢，要不我找他去吧！

李亭亭 你找不着的，你要真急，你就先回去，他来我告给他叫他找你去。

于显祖 不，不用，大清早的我妈在家呢！

李亭亭 知道！还是胡同口拐角那个小书铺见咱！

于显祖 小死丫头子，看精得你！……那好吧！  
你一定告给他快来，有紧急事，真是紧急了紧急了的事，你看，我可从来不说瞎话。

（欲下。）

李亭亭 （一把抓住她）倒是什么事呀？

于显祖 （欲言又止）咳！告诉你也没用！（下。）

李亭亭 （追出去拉她回来）小子，你看，我不是问了好玩，我是看你真急，也许……也许……我能帮点忙呢……

于显祖 好，我告诉你，你可不兴告诉别人，……瞎！这可怎么说呢！

李亭亭 怎么个事就怎么说咱！看你这个蘑菇劲儿！

于显祖 这不，我和小沈……你不都知道嗎！

李亭亭 知道，知道，又怎么的呢？

于显祖 我不是怕我媽不乐意，老也沒有告訴她嗎？这回呀，这回……

李亭亭 这回？呵！这回你媽脑筋轉了，你又想告訴她了，是不？

于显祖 才不是呢，是……

李亭亭 是什么，你倒快說呀！

于显祖 你倒听我說呀，我媽的脑筋一时半会轉不过来，这也难怪她，你知道我爸爸……

李亭亭 知道，知道，你爸爸从前在飯店当服务员，在旧社会人人看不起，挨打受气的，后来就窩囊死了。……你看你，还非得从头說起呀！你光說現在出了什么事就得了唄，真急死人。

于显祖 現在呀，現在我媽又給我找了个对象，今天就叫我們見面。……

李亭亭 唉呀，又找一个？……还有呢？

于显祖 还有什么，沒有了，就这事！

李亭亭 哎，你这又过于簡單了嘛！倒是个什么人哪，干什么活儿的，多大岁数，什么长象，她在哪儿給你找的？……

于显祖 誰打听那个干嗎呀，我今早下夜班回家，一听说我就上这儿来了，嗯，听说我媽也沒見過，是我大姨她表妹子給介紹的，說

还是个知識分子，在什么报社工作。……

咳！管人家那个干嗎！

李亭亭 在报社？哎！兴許也是个記者？哎！这下子可熱鬧了，……（突然地）哎呀，小子！你說……你說……会不会就是我那个記者呀？

于显祖 （哭笑不得）唉，亭亭，別乱攪和了，你那个記者追你追得一个劲的，他还托人找对象干嗎！

李亭亭 （完全被自己的想象激动了）嗯，那可說不定，我不剛才还告訴你，說我沒拿定主意哪嗎，就是这，我……老有点信不着他！你想，一个新聞記者，知識分子！見过的世面多广呵，什么样的姑娘沒見過啊……你說……可他怎么，怎么偏偏就爱上我了呢？我……

于显祖 咳，他爱你，那是因为，……因为他是个新知識分子，他尊重一切劳动，他沒那种坏思想。……好了吧，我該走了。

李亭亭 （拖住）嗯，不！那他也可以爱別人呀，为什么就偏偏爱我呢？

于显祖 唉，好！（一字一顿地）他爱你，因为你可爱，你是个好团员，是个好姑娘……唉，你呀！你还得我每天給你背上一遍呵！亭亭，亭亭！你这样可不好，他爱你，你也爱他，可你偏鬧小心眼，胡思乱想。折磨他也折磨自己，你这是何苦呢，你呀！……今天

他来找你就确定了算了，听见没有？呵？放我走吧！

李亭亭 不，不，我还要考验考验他，也许，也许……反正呵，我不想明白他为什么爱我，我决不答应他，决不！

于显祖 那你就想吧。

李亭亭 我想啦，我天天想……可想啊想的就是想不明白。

于显祖 我的傻丫头，你不要想了，你是永远想不明白的，爱情就是爱情，它不象我织的花布那样大明摆白地摆在机子上，也不能用算盘珠子一二三四地算得清清楚楚，可它就是藏在心里，心里……就是这样。我为什么要爱小沈呢，不知道，也许是我們小时候同过学，同学都骂我爸爸是“臭跑堂的”，看不起我，欺负我，可他对我好，给我拿废纸订本子，帮我拣破烂。……也许，因为我爸爸死了，我在工厂学童工那会儿，他偷偷给我寄过一张画片。也许，因为去年在先进工作者会议上，他一见我就高兴得了不得的那个样子。……也许，……也许，就因为他是小沈。……不，真不知道！也许世界上还有人比他更好，也许，……可我就是爱他，说不出的爱他，在我心里，再没比他更叫我惦记的人了，……再没有了。……



李亭亭 我也是，你說我那个記者有什么可愛，  
个子也不高，人也不漂亮，給我們食堂寫篇  
特寫，還說我是個不惹眼的平凡的翹鼻子姑  
娘……哼！你看，哪儿翹，一點也不翹！  
……哎！反正我是……

于顯祖 信不着他！

李亭亭 對！信不着他，可又老想他，睜眼閉眼  
他老在眼前，想不想都不成，小子，小子，  
你說這可有多怪呀！

于顯祖 唉！就是怪呀！

李亭亭 要有誰能說出愛情倒底是什麼，給他叩  
頭咱也干哪！

于顯祖 是呵！也干哪！

兩個姑娘互相擁抱着，越抱着越親密，

越說越低聲……突然有人叩門。

李亭亭 （頭也不回）還不到營業時間。

于顯祖 吃飯十點鐘再來。

王處長上。

王處長 我不是吃飯來的。

李亭亭 哎呀，王處長呵！

于顯祖 哎！上回我在这儿見過您，你不是咱們  
區飲食業管理處王處長嗎！對不？您這又是  
來……（做一個幫忙的手勢）幫忙的？

王處長 （重復她的手勢）對啦！來參加勞動的，  
一個星期一次。

李亭亭 哎(学他)“一个星期一次”!在党中央  
动员干部参加劳动之前,你可是一次也没来  
过呵!

于显祖 亭亭!

王处长 你不用拦她,她批评得很对,可现在我  
不是来了吗?你就分配任务吧!

于显祖 我走了,亭亭。

李亭亭 别,别,咱们还没合计完呢!分配给他  
工作就完。……今天叫你干什么呢?你身体  
又不好,又没技术……

于显祖 亭亭!

王处长 (笑着)身体倒是不好,技术嘛!慢慢  
就有了。

李亭亭 要不,你还是记賬吧!

王处长 到这儿还老叫我坐办公桌啊,这可不行,  
还是叫我“跑堂”吧!

李亭亭 好吧!可这次不许再砸盘子了,上次  
呵,一下就砸了仨!

王处长 哪儿仨?俩!还是这个碰了那个呢!好,  
决定了呵!

李亭亭 决定了!王处长您可别生我的气,我是  
逗您玩的,要叫說头一次跑堂只砸仨俩盘子  
算什么,我头一天哪,一气儿就砸了……您  
猜多少?

王处长 五个!

李亭亭 十五个！ 嚯！ 扣了我好些个薪金呢！

于显祖 亭亭，我真走了，要不我媽該找我了。

李亭亭 別，別，我們已經完了。

王处长 完了，完了。（抄把扫帚）我先扫扫后院去。

李亭亭 別，別，您身体不好！……您把花澆澆吧！ 哎！可不許跟上回似的偷着干重活儿呵，我可是得為您負責的喲！

王处长 是！（下。）

靜場片刻，兩人一時撿不起話頭。

李亭亭 你說你媽給你找了个記者？……

于显祖 不是記者，是在報社工作的。

李亭亭 好，好，管他干嘛的，你說，你倒愛小沈不愛？

于显祖 愛呀！

李亭亭 小沈愛你不愛？

于显祖 唉呀！還老搗咕这个干嘛！

李亭亭 不，你說！

于显祖 哎呀！小蘑菇！愛！愛！愛！

李亭亭 那不就得了。我給你出个好主意，干脆，你現在就不用回去了，等小沈一回來，你們倆就手拉手往區上一走，回來記也登了，婚也結了，你媽這腦筋是轉也得轉，不轉也得轉！……

于显祖 嚯！就这个好主意啊！那可不行，我爹

死得早，我媽就我这么一个閨女，我长这么  
大沒一件事不是問过她才做的，这婚姻大事  
啊……不，不行！哎呀，都过九点啦，我这  
心都乱死啦！小沈怎么……

李亭亭 別乱，別乱，我又想起个法儿，你就回  
去見那个对象，見完就說“不行”！

于显祖 这法子还用你想啊！我二姑她舅姥姥介  
紹的那俩人，不就是这么回的嗎！

李亭亭 管他什么七大姑八大姨，反正介紹一个  
就說一个“不行”唄！

于显祖 那也不是长远之計啊，再說我这明明有  
了，还叫人家在那儿瞎跑，这算干什么的  
呀！

李亭亭 我的天，你的心可真好，又怕你媽恼，  
又怕別人跑……那可就沒法儿了。

于显祖 要不，就硬把小沈带家去？……不，不  
行！……

李亭亭 （突然想出个主意）慢，慢……啊……啊！  
对了，你說你媽沒見過那人？

于显祖 沒有！

李亭亭 你媽不是也沒見過小沈嗎？

于显祖 沒有呀！

李亭亭 唉呀，唉呀，全妥了，你別打岔，让我  
一口气說完，（吸一大口气，拿起桌上的酱油瓶和  
醋瓶比划着）这，是那个对象，沒見過；这，

是小沈，也沒見過；那就叫小沈上你家对你媽說（用手点着两个瓶子）他就是“他”，不就得了嗎！

于显祖（用手撫着酱油瓶子）可他不是“他”呀！

李亭亭 嚯！看你这个死心眼儿，这不是先胡弄着叫你媽相相，哼！这可不是吹，小沈一去，你媽准相中，一相中就能有感情，有了感情再这么那么一說服，不就妥了嗎？

于显祖（想）这样：呃！也只好……不，不行，不行！（举酱油瓶子）小沈去了，（举醋瓶子）那个家伙也去了，这，（两个瓶子一碰）怎么办？

李亭亭 唉呀，是呵！……呵！不怕，不怕，不会叫那个家伙不来嗎！退了他！（噹的一声把醋瓶子放到隔壁桌子上。）

于显祖 看把你能的，我上哪儿退人家去，知道人家是誰？再說，我……我也不去！

李亭亭 不是你大姨她表妹子介紹的嗎！我去問，問了我去退！

于显祖 越說越离格了，你去又算哪一出呵！再說也怕小沈不干……

李亭亭 唉！真急死人，如今也不兴女扮男裝，要不我去託你媽相相……

于显祖 我媽也不是挑“长相”，是挑“工作”啊！

李亭亭 得，滿吹，我去也不行！（泄气地坐下。）

于显祖 呃，想起来了，这么着，我回去给我姨打个电话，就说我妈不舒服，叫她这两天别来。对我妈呢，就说我大姨病了，再把小沈带回家去……

李亭亭 不行，不行，你大姨一听她妹子病了，准不放心，那主儿一听机会来了，还不快探个病买个好的，这两人一块来探病，那会儿，得！（做个手势。）

于显祖 对，是不行，……

李亭亭 （想，高兴得跳起来）哎！你听着，听着，这回可全成了，真成了。（神秘地伏在于显祖肩上耳语。）

于显祖 （兴奋地）嗯……好，……对，……好极了！……唉呀，万一大姨问……

李亭亭 大架子定了，小瞎话临时再编吧！

于显祖 （跳起来）唉呀，你真聪明！就这么办！（用头顶她一下，跑下。）

李亭亭 噲，疯了！（看着于显祖去的方向）她成了，成了……可是我呢？我呢？嗯？

在她們前面一段对话中，王处长出出进进地搬花……不时地听见几句，几次想阻止她们，但因不了解情况很难发言，这时不得不开口了。

王处长 我说，你们这样好吗？

李亭亭 怎么不好！

王处长 我总觉得这样撒谎弄圈套，不大好似

的……

李亭亭 什么撒謊弄圈套，这是方式方法，又不是做坏事，有什么不好呢？

王处长 想法去說服她媽媽不更好些嗎！

李亭亭 这会儿火都燒到眉毛上来了！您……  
于显祖跑上。

于显祖 你告訴小沈，十点，准时，要准极了准极了啊！（下。）

李亭亭 知道，知道。  
于显祖又上。

于显祖 你告訴他換件衣服！（又下。）

李亭亭 知道，你就放心吧！  
于显祖又上。

于显祖 亭亭，小沈可倔着哪，你可得耐心地說服他，可別一下說擰了……

李亭亭 知——道——啦！

于显祖 該教他的你都教好，啊？

李亭亭 嚙！（推她下）你就去你的吧！（对王处长）您看，这不就全妥啦！

王处长 往下呢？

李亭亭 往下，往下也挺好，您这个人怎么尽給人泄气？……

王处长 我不是泄气我是担心……我……

外边有馬車进院的声音，沈林吆馬的声音，車停，沈林匆匆进来。这是一个挺沉稳挺

健康的青年，乍看也許沒什麼出奇，可是和他相處之後，就會強烈地使人感到他那可貴的踏實、淳樸、渾厚。

沈林（直擦汗）王處長，您來啦！嚙，這貨一天比一天多，這馬駒子，都拉不動了，今天差點沒爬下。

王處長 上次我回去就和馬科長研究了，你們這兒是遊覽區，需要量大，決定給你們換個三輪小汽車。

沈林 真的，那太好了，（對李亭亭）嘿！你聽見沒有？……你怎麼啦？

李亭亭 小子等你半天，叫你快去，有急事。……

沈林 就上班了，下班再去吧！

李亭亭 今天不是你的班呀？

沈林 對了，我忘了告訴你了，今兒老趙請假了，他老婆生孩子！

李亭亭 哎呀，這事兒怎麼都趕到一塊啦！……他老婆生孩子，他請假幹什麼！

沈林 在家侍候她呀。

李亭亭 這個死老趙，早不生孩子，晚不生孩子，偏偏這會兒人家越忙他越生孩子！

沈林 工作忙還能不讓人家用孩子，你今個倒是怎麼啦？（匆匆出去卸貨。）

王處長 看，出了岔子了吧！

李亭亭 什麼出岔了，出岔了，您這個人怎麼盡盼



人家出岔子呢！要人尽盼您跟您爱人出岔，您准不愿意吧？……

王处长 我？我还没爱人呢！

李亭亭 您！（一愣，但仍生气地）可不，誰跟您谈恋爱呀！連点同情心都沒有！（气冲冲地出去。）

从玻璃窗可以隱約地看見外边卸貨的人們，李亭亭出去找沈林，沈林正忙着。

王处长 我？（摸摸头）沒人跟我谈恋爱？……沒有同情心？……（摇摇头笑了）咳！这姑娘！真象一团火！

沈林搬一大桶酱油上。

沈林 躲开，躲开！

李亭亭 我說你倒是听见沒有哇？

沈林 沒看見我这工作忙嗎？开什么玩笑啊！

李亭亭 誰开玩笑，是你丈母娘要相你嘛！不信你問他！

王处长做一无可奈何的样子。

沈林 真的！

李亭亭 小狗騙你，馬上就来，就在咱公园前边廊子上，十点鐘以前，……

沈林看看鐘，往外就跑。

李亭亭 （一把拉住他）等等，等等，小子叫我告訴你三件事，第一件，要准时……

沈林 那你倒让我走呀！